



〔苏联〕M·沃利賓 H·艾尔德曼編劇

王 樹翻譯 戈 云改寫

山中防哨

上海文化出版社

山 中 防 墮

[苏联]M·沃利宾 H·艾尔德曼編劇

王 澍翻譯 戈 云改寫

上海文化出版社

目 次

主要人物介紹

一	副指揮來了.....	1
二	指揮所的巡禮.....	5
三	山崩地裂.....	12
四	脫險.....	18
五	奥尔利克的失蹤.....	21
六	威拉來到边疆.....	25
七	審問偷越國境的老頭.....	29
八	神秘的“古物考察團”.....	33
九	火併.....	37
一〇	陰險的挑撥.....	41
一一	边境綫上燃起了战火.....	45
一二	激戰.....	50
一三	間諜就擒.....	54
一四	在審訊室里“會見”.....	61

主要人物介紹

魯 寧——中尉。边防前哨指揮所的副指揮官。

威 拉——魯寧的妻子。

普罗赫罗夫——上尉。边防前哨指揮所的指揮官。

庫列紹夫——边防軍战士。

馬尔琴科——边防軍战士。

沃罗比約夫——边防軍战士。

布利德日尔——帝國主义間諜組織的領導人。

卡尔特尔——从事間諜活动的“学者”。

馬 劳 尔——帝國主义的間諜。

斯 兼 里——帝國主义的間諜。

依資麥依尔——匪徒們的頭目。

目 次

主要人物介紹

一	副指揮來了.....	1
二	指揮所的巡禮.....	5
三	山崩地裂.....	12
四	脫險.....	18
五	奧尔利克的失蹤.....	21
六	威拉來到边疆.....	25
七	審問偷越國境的老頭.....	29
八	神秘的“古物考察團”.....	33
九	火併.....	37
一〇	陰險的挑撥.....	41
一一	边境綫上燃起了战火.....	45
一二	激戰.....	50
一三	間諜就擒.....	54
一四	在審訊室里“會見”.....	61

一副指揮來了

在苏联边远的國境綫上，綿延着大片的崇山峻嶺，到处筆立的峭壁，直插云霄，地勢十分險要。

可是，这里的天空万里無云，和煦的陽光普照大地，一切都顯得那么和平、寧靜。在斜坡上有一座平房，是边防前哨指揮所。这一天，边防軍的騎兵們，正像往日一样，在練馬場上進行着操練。几个爱看熱鬧的小孩子，站在一旁看得很出神。

战士們在指揮官普罗赫罗夫上尉的命令下，騎着威武的战馬，变换着隊形。“立正！看齐！”随着普罗赫罗夫上尉的命令，这一列嚴整的隊伍，頓時一齐站定了；这些有教養的战馬，也都屏声息气，服从着命令。上尉又命令从右翼排头开始，順序練習跳越障碍物。

中士庫列紹夫首先离开了隊伍，只輕輕地把繮繩一拉，他的战馬就立刻一道又一道的躍过了木架障碍物，跳躍的姿态是那么矯健、熟練，仿佛是輕飄飄地飛滑过去似的。接着，战士馬尔琴科、德罗貝舍夫……也都陸續跳过了障碍物。

但是，当輪到战士沃罗比約夫的时候，他神色不安，感到沒有信心。他騎着馬冲到木架障碍物的前头，就迟疑起來，因此他的馬並沒有跳越过去，而是把木架接二連三的碰倒了。惹得那些看熱鬧的孩子，都哄笑起來。

沃罗比約夫觉得很难受，他不服气地又騎着馬回到了障礙

物的前头。但正当他要作第二次跳越障碍物的时候，忽然又胆怯起来，他颓丧地骑着马从障碍物的旁边绕了过去。

他躲过了三道障碍物，当他鼓足勇气预备跳第四道障碍物时，刚刚勒紧缰绳，那马腾躍起来，把沃罗比约夫从马上摔了下来。

普罗赫罗夫上尉上前扶起了沃罗比约夫，觉得他又可怜、又可气，问道：“你怎么啦，沃罗比约夫同志？”

“上尉同志，对它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沃罗比约夫勉强撑起半个身子来，一边抚摸着腿上的创痛，一边手指着那匹战马委屈地说。

这可把普罗赫罗夫激恼了，他立刻喊道：“中士库列绍夫！你来表演一次，看马能怎么样。”

库列绍夫就骑着那匹马熟练地跳越了五道障碍物。

接着，普罗赫罗夫叫库列绍夫跳下马来，让马单独表演。

库列绍夫轻轻地拍了两下马的嘴巴，说道：“奥尔利克，回去吧。”只这么一说，这匹唤作“奥尔利克”的战马，立刻就驯服地向着指挥所的马圈跑去了。

那马听到“快跑”的命令，立刻加快了脚步，一直跑进了马圈。

“还有什么说的，沃罗比约夫同志？”普罗赫罗夫回头来问道。

沃罗比约夫低头不语，神情十分尴尬。

上尉吩咐沃罗比约夫骑上马再试一次。

沃罗比约夫立刻振奋起来，跨上战马去了。

操练持续到傍晚才结束。战士们拖着疲乏的身子，吹着轻轻的口哨，将洗完了澡的战马，牵回马圈里来。库列绍夫却早已把奥尔利克洗得干干净净，拴在马圈的一边。他似乎对奥尔利克有什么难言的心事似的，一手爱抚着它，一手把一块方糖喂给它吃。

“啊，庫列紹夫同志，你真愛自己的馬！”旁邊的一位戰士說。

“自己的馬！不是我的！等咱們的副指揮官來了，就得給他了。這匹馬是給他騎的。”庫列紹夫又以無限沉重的心情愛撫着馬匹說：“哎，奧爾利克，咱們倆很快就要分手了。”

“副指揮官還不知幾時到呢。”這位戰士安慰他說。

從這一天開始，普羅赫羅夫上尉就病倒了，患的是熱帶瘧疾，熱度很高，就回到家里休息。他的母親，看護得很嚴，不許他動彈，要他安心靜養，以致把普羅赫羅夫上尉束縛得異常苦惱。

一天，上尉正躺在床上，口里含着一支體溫計，臉上已經長了好些胡鬚，顯得比前瘦削多了。他正要撐起身子來，取出體溫計察看度數，他的媽媽剛巧踏進房里，立刻叫他睡下，取過溫度計來看。

“多少度？”普羅赫羅夫無可奈何地躺了下去，問道。

“四十。”母親有點生氣地說。

“多少度？”普羅赫羅夫不信母親的話。

“吃奎寧吃得把你弄聾了。四十度！”母親還是固執地說。

“實際是多少？”普羅赫羅夫知道母親在騙他。

“我告訴你了，四十度。”母親還是執拗地說。

“別騙人了，媽媽，你加了幾度？”

“安德留沙，我還能騙你嗎？你看，三十八度五。你自己看吧。”

“三十八度三。”普羅赫羅夫拿起體溫計看了看說。

“那不是三，是四。”固執的母親，依然堅持自己的意見。“別爭了，安德留沙，差這麼一點有什麼可爭的，反正我不讓你起來。躺着吧，在指揮所里你作主，在家里呀，得聽我的。”

司務長輕輕推開房門，探進頭來看了一眼，側着身子輕手輕

脚地走了進來：“上尉同志，魯寧中尉來了。”

“什么？”普罗赫罗夫沒有听清楚司务長說些什么，微微地抬起头來問道。

“他說魯寧來了；是你那个副指揮官吧？”母親大声轉告他，然后回头來走向司务長說：“你說呀，要大点声，小了他听不見。”

“好。”司务長領会地笑了笑。

司务長走了以后，普罗赫罗夫就爬起床來，穿戴整齐，忙着刮胡髭。这回母親知道阻止不成了，只得在旁边一面收拾着房内的东西，一面嘀咕道：“小时候不听話，这么大了还是这样。起來做什么？要是來了位將軍还情有可原，是來了个孩子，也許还是刚从学校畢業的。”

“哎，我說媽媽，你是位明白人哪，怎么說这种話呢！”

普罗赫罗夫的母親也就感到自己的話說得不太恰当，有些靦腆起來。她一边帮助普罗赫罗夫整理着制服，一边說：“安德留沙，你对他和藹点，讓他知道要和一个好人在一起工作了。可是別跟他談的太久啊！”

“我也不能夠跟他談的太久了。”普罗赫罗夫說着就跨出房去。

魯寧中尉一到指揮所，就被領到了自己的房里去。他虽然經過長途奔波，相当疲乏，但为了急于要會見这里的所長普罗赫罗夫上尉，沒來得及休息，一面叫司务長去报告上尉，一面匆匆地換上制服，擦自己的靴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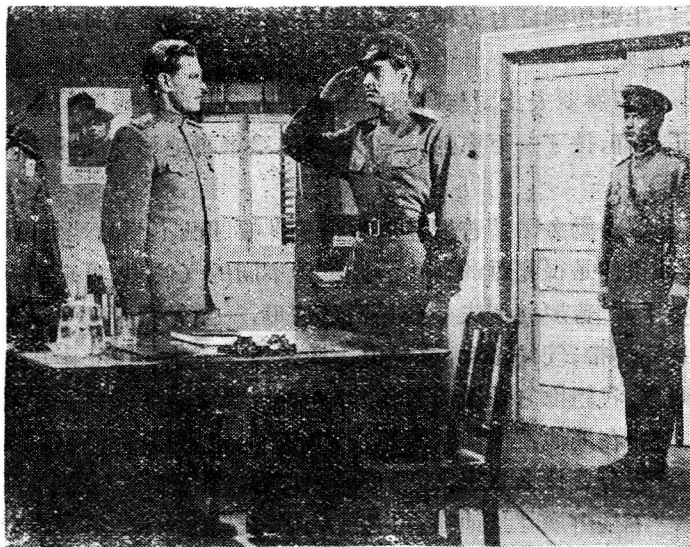
过了一会，司务長回來了，向中尉回报，上尉在办公室等他，并吐露了上尉患病的情况，这回他是扶病接見的。

中尉沒有說什么，立刻和司务長向办公室走去。

二 指揮所的巡礼

普罗赫罗夫上尉独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手里端着一杯白开水，慢吞吞地在吃药片。强烈的阳光从窗外的几棵阔叶树的叶缝里透进来，照得地板上班班烂烂。

上尉还未把药片吃完，鲁宁中尉站在办公室门外敲着门，问道：“可以进来吗？”上尉立刻放下了杯子，答道：“请吧！”



魯寧中尉向上尉報到。

魯寧中尉踏進辦公室，向上尉報到。

上尉親熱地握着魯寧中尉的手，把他拉在一旁坐下。

魯寧中尉看到上尉的滿臉病容，很覺不安，說：

“您還是休息去吧，為什麼帶着病起來呢？不該這樣，這樣實在不好。”

“这是誰告訴您的，我病了？”

中尉被問得一怔，忙推托着說：“是鄰近孩子告訴我的。”

这时司務長有些窘，搭訕着說：“上尉同志，我可以走嗎？”

“你这个大小孩！”上尉含笑地輕輕責備了一句。“是。”司務長慌忙回轉頭來就走。上尉看着司務長走了，对中尉說：

“說實話我是病了，魯寧同志，看樣子是要休息幾天了。”

“那您就休息幾天吧，我自己能設法熟悉這兒的工作。”

“不，魯寧同志，我應該把指揮所的情況詳細地向你介紹一下。”上尉仿佛還有萬種心事放不下來的似的，他指着面前的壁上說：“請吧。”

普罗赫罗夫上尉与魯寧中尉一齐走向壁前，普罗赫罗夫拉开了布幕，按了一下电鈕，一个裝着边境軍事地形地圖的壁櫥就打开了。

“这是勤务区，”普罗赫罗夫指着那幅凹凸不平的地形圖說，“地理条件是很复雜的。生活在三种不同的气候里，可以說是很富足了。”普罗赫罗夫一会儿指着这里，一会儿指着那里說，“这兒是亞热带，气候溫和；这兒山上的雪長年不化，像北極。而这个地方，我們把它叫做美人的心。”接着，普罗赫罗夫瞧了中尉一眼，似乎在問他：“你懂这意思嗎？”果然，中尉并不懂所謂“美人的心”包含着什么意思，他急忙問道：“为什么呢？”

“不是山崩就是地陷，总是变化無常。”上尉向他解釋。魯寧中尉恍然地点了點頭。

“这兒是國境綫上的河岸，附近水窪地很多。岸上都是淤泥，路很难走。”上尉繼續指着地圖边沿的一条河道說。“还有，魯寧同志，你知道，那些依資麥依尔匪徒們活动的地区，就在咱們國境綫的对岸。所以說，咱們这个地区的任务就更加重大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根据情报，就在咱們國境綫的对岸山区里，出現

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古物考察团，”上尉說到這兒就停了下來，坐回椅子上去，又吞了一粒藥片。

“真是古物考察團嗎？他們在尋找什麼呢？”中尉也坐回椅子上，敏感地思索着說。

“隨他便吧，我認為，魯寧同志，當有人在咱們的國境綫的對岸追尋着古老的過去，咱們兩個就要想到不久的將來。”

“對，是這樣。”中尉似乎得到了很大的啓示，連連點頭說。

“報告，”司務長又走進辦公室來報告道，“上尉同志，軍醫來了。”

“真不巧。好吧，我馬上就去。”上尉遲疑了一下，對司務長說：“你陪着中尉同志看看咱們的指揮所吧。”

“是。”司務長答應了一聲。三人就一同走出了辦公室。

太陽西斜了，戰士們都回來休息。營房里到處活躍起來，手風琴伴着歡樂的合唱聲，從四面傳來。只有政治教育工作的辦公室里，還顯得很緊張，好幾個戰士正圍着一張桌子在忙着工作。

戰士們瞥見魯寧中尉和司務長來到辦公室的門口，都向他們肅立致敬。中尉和司務長也走前來，向戰士們問好。

走進辦公室，中尉看見一個戰士的面前擺着顏料、筆和紅紅綠綠的紙條，便向他問道：“是準備牆報嗎？”

“對啦，中尉同志，你看，我們用紅顏色在這兒寫報頭：‘我們保衛着什麼’。下邊的照片是：共產主義的建設，學校和農莊，北極地帶，和母親英雄祖賓闊娃的全家照片。”這個戰士把桌子上編排好的牆報指點給中尉看。

“好，這張是漫畫嗎？”中尉卻對牆報中的一幅漫畫感到興趣，他端詳了好一會說，“畫的是誰呢？”

“畫的是馬爾琴科，他把老虎吓唬跑了。”

另一个战士便开始講着馬尔琴科碰到老虎偷越國境的故事。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國境对岸起火，燒着了蘆葦，老虎就跑到咱們这边來了。中尉听得有趣，索性坐下來問道：“它既然是越境的，为什么沒抓住它呢？”战士繼續講道：“馬尔琴科是想抓住它，还喊了一声‘站住！’可惜老虎不懂得咱們的俄國話呀，回头就跑了。”这一段話引得战士们哄堂大笑起來。馬尔琴科在旁，虽然有些不好意思，却也忍不住吃吃地笑着。

“馬尔琴科同志，这是不是他們給你編造的？”中尉的話忽然顯得嚴肅起來。

“不是編造的，中尉同志，是有这么一回事兒。”馬尔琴科怪难受的低下头來答道，“你想想我当时的情况吧！夜里，漆黑的，这时候河那边着火了，我就想这个火不会白着，一定要出点事兒。果然，我刚这么一想，就觉得有一个东西在爬，可是我不清楚，因为我的眼睛看火看的时间太長了；我觉得它正向我奔來，我就喊：‘站住！’它臥倒了，我一动也不动地站着呆了沒几秒鐘的工夫，我的眼睛就亮了。我再仔細一看，是一只老虎。……”

“大嗎？”中尉插進來問道。

“就跟动物园里的老虎一般大，没有什么区别，中尉同志。”馬尔琴科答道。

“后来你是打了一槍啦？”中尉繼續追問。

“条令上規定不許乱放槍。”馬尔琴科回答着，他不明白中尉在追問这些做什么。

“馬尔琴科同志，你从来沒違反过条令嗎？”中尉緊緊地追逼下去，使得馬尔琴科实在有点胆怯了，連忙低声答道：“从来沒有过，中尉同志。”

“这太好了，后来你怎么办呢？”

“我……罵了一句。”馬尔琴科知道問到了自己的錯处，臉色

立刻蒼白起來，訥訥地答道。

“啊，……这你是从哪个条令上学会的？”中尉的語調立刻嚴厲起來。

“中尉同志，当时除了老虎以外，誰也沒聽見哪。”馬尔琴科企圖替自己辯解。

“那只老虎呢？”

“跑啦。”馬尔琴科的話还未說完，战士們又哄笑起來了。

“这次便宜你了，馬尔琴科同志。我現在提醒你，如果再發生这样的事情，听見的不是老虎，而是我，那可就不能像这回这样随随便便的就算了，懂嗎？”

“是，我懂啦，中尉同志。”馬尔琴科肅然答道。

魯寧中尉走出政治教育工作办公室以后，便繼續与司务長一起看过了軍用犬与鴿子樓；然后，沿着指揮所后面的大道，拐过了斜坡，走近馬圈去。这时，中士庫列紹夫正在馬圈里料理馬匹，他一見中尉和司务長走近來，便立即跑前去，行了个軍禮，中尉也跟他热烈地握手問好。司务長看看沒有什么事情了，就先告辞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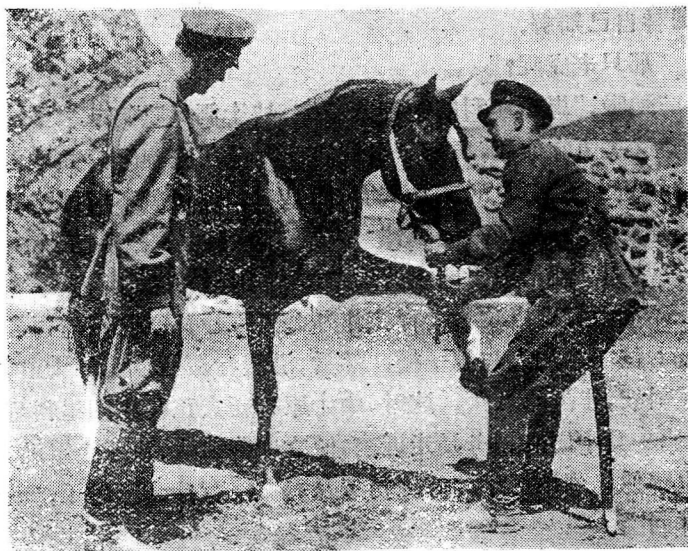
庫列紹夫对于魯寧中尉的到來感到特別高兴，他帶引着中尉走到馬圈旁边，把一匹特別强悍的棗紅色的战馬的繮繩抓起來說：“这是您的馬，名字叫奥尔利克！”中尉把馬匹打量了一下，說：“这匹馬，不錯呀！”

“怎么会錯呢，中尉同志，您看看这是匹什么馬吧！”庫列紹夫听到中尉的贊賞，更有自信地將馬匹拉了出來，“您能說不好嗎？”

“沒說的，很好！”中尉走過來，滿意地拍了一下馬背說，“厉害嗎？”

“厉害，但是講理。去年西尼金用皮帶打它，可是皮帶上的銅夾子打到它身上去了，到現在它还記得，不讓西尼金靠近它，有

一次还咬了他一口。可誰要是对它好啊，它也懂得，跟狗一样。您再看一看，”庫列紹夫蹲下來，輕輕拍着馬的左腿說，“把腿抬起來，快点，对啦！”那馬真的很快就把左腿提了起來，庫列紹夫



• 奥尔利克真的把左腿提了起來。

將这条左腿握了一下，然后又說：“再把右腿給我 好！”馬真的又把右腿提起來了。中尉很感兴趣地在一边看着。庫列紹夫又繼續拍着馬背要它表演：“这回躺下吧，躺下吧，躺下來吧，別固执了 对啦！”馬匹又乖乖地躺了下來，魯寧中尉滿意地笑了。“这回站起來，站起來。”馬又跟着从地上站了起來。“回馬圈去。”庫列紹夫的命令一下，馬立即就朝馬圈走去了。“奥尔利克，快一点！”馬立刻就跑起步來，并且自己打开了馬棚的門。

中尉很贊許庫列紹夫的能干，把这匹馬訓練得这么听話。在庫列紹夫和中尉一起离开了馬圈，并肩走着时，中尉問庫列紹

夫，为什么照管这四馬，庫列紹夫回答說：

“上尉要我暫時照管，等待它的正式主人，中尉同志，已經等了半年了。”

“如果問这四馬誰是它的正式主人，它会說是你呀。”中尉笑着說。

“中尉同志，这四馬还不会說話呢。”庫列紹夫不懂中尉說話的意思。

“不要緊！等你再領到新馬，你一定能教会它說話的。”中尉向他鼓勵說。

“哪兒还能有像奥尔利克这样聰明的馬啊！”庫列紹夫惋惜地停下來說，“再說，要訓練一匹新馬是需要花費很多時間的，我現在領導一班人，还有共青团的工作也很多。”

“訓練馬这个工作，對我們來說，是件很重要的事情，你的团务工作，我可以和你們共青团書記談談。”中尉說。

“不过，中尉同志，这兒共青团支部書記就是我呀。”庫列紹夫很感为难地說。

“好，那以后有机会我就和你談一談吧，你現在可以去了。”中尉被这意外的事情弄得有点窘，但庫列紹夫沒走出多远，中尉又把他叫住了：“等一等，奥尔利克这匹馬，还是由你自己來騎吧。”

“是。”庫列紹夫喜出望外，一直笑着走回营舍。

普罗赫罗夫上尉經軍医診斷以后，發現他不但患瘡疾，且还有肝臟病，可能要动手术，所以，決定当天就把他送到軍医院去。

当上尉坐上了吉普車以后，似乎还有什么事放心不下，又对值班員說道：“去請魯寧中尉到这兒來。”

軍医感到这个名字很陌生，就問魯寧是什么人。上尉告訴

他：“是我們的副指揮官。他這次是從莫斯科來的，在西部國境綫上服務了三年。是個很好的同志。”

魯寧中尉很快就跑到了上尉乘坐的吉普車的旁邊，上尉跟魯寧親切地握着手說：

“我要走了，魯寧同志，只好由您一個人來領導指揮所的工作了。”

說完，上尉正要命令司機開動車子，他的母親急忙奔過來，抱着上尉親吻，並說：“好，再見！好好養病，啊。”她的眼角有點潤湿了。

吉普車在山路上顛簸疾駛，遠遠揚起了一股塵霧，上尉的母親和魯寧中尉直到望不見車子的影踪，才回去。

三 山崩地裂

一天下午，以戰士舒莫夫和拉古金組成的勤務組在國境綫的河岸上發現了一件頗為奇怪的跡象：當他們從河岸的蘆葦叢里走過的時候，一切都是很安靜的；但是，舒莫夫忽然發現蘆葦叢中的沙土上有好幾個野猪蹄子的印迹。“奇怪啊，野猪從來沒有在這兒走過呀。”舒莫夫停下來仔細端詳道。“是呀。”拉古金也覺得很有點奇怪。

晚上，他們值勤回來的时候，就馬上到指揮所的所長办公室里，向魯寧中尉報告在一個新的地方發現了野猪的蹄子印。

“怎麼是在新的地方呢？野猪以前是走固定的路綫嗎？”魯寧中尉沉思地問。

“是这样的，以前它們是走另一條路去喝水的。”舒莫夫肯定地說。

“你們走到老地方去看過嗎？”中尉接着又問。